

序

勝國文章之盛稱虞揭氏而獨
虞文板刻盛行吾家所藏亦惟
者虞文揭詩若揭文則未之見
也今遺文若干首近得之南京
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師楊



文身之所造定之案牘之暇躬
為校勘爰用銀錢刻置廣州府
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
之高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傳
此不復論

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琮識

揭文安公文集目錄上卷

上李秦公書

與尚書右丞書

荅胡汲仲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豐水續志序

吳清寧文集序

蕭孚有詩序

孔氏譜序

重脩揭氏族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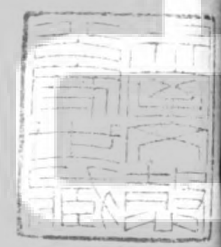
送劉旌德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范先生詩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富州重脩學記

全州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涿州孔子廟禮罷記

增城三皇廟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園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大元勅賜脩堰碑

揭文安公文集目錄下卷

重脩濟州會源牋碑 天華萬壽宮碑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雙節廟碑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潭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處銘 忍恕堂銘

方寸間銘 幽憂賦

天馬贊

僊茅述

靜虛解

楊楚經字說

題昔刺使宋圖後

題鄒福詩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立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

道碑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集上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
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
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
况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
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
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

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
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
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
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言之曰。上之人不能
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
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
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
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
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
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
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
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
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
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
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推閣
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

節不以貴富顯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
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功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
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
之士而無一毫踈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于
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顯顯然厲其志脩其道
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
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
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六即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
四方乘驚湍絕峻嶒觸冒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
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
異本末逆順之由蓋脩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內
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說而熟慮之矣然
未始敢以告之人者踈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
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
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必由己出
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因

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
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携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
生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
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
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
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
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
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
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脩其道垂之簡帙傳之
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
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僕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尚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
忘已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
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群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
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

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為卦
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
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
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
上立於廟堂之內以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
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
成其功也此僕與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
毅卓犖弘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為政知王道之
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
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
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
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
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
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
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叅佐
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

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
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波已旁羅俊乂
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
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
計况為朝廷計哉然鳳凰鸞鷟非凡木可棲絕竒異
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徒木之人市千
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
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
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
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
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办則解木之
盤錯過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
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
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
也惟閣下察焉俟斯再拜

荅胡汲仲書

僕斯頓首汲仲 公執事僕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汎
浮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
于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閣大更枉還荅又以俗迫
兩坐山曠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
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
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狹
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漫有所祈不敢默：遂
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

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群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言論
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為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
僕竊以為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
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從
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穢翳開日月之光疏百
川盪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
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

天所覆莫不順執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
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
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
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
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
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
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
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
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
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
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
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小大長短疎戚華實正偽截

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托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為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冀致諸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浙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覲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夙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執于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

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戇亦俾
在列者核維旅酒醑維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蓋
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馳以談諧終歸
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諧斯舉飲者
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
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昭然
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
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
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
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伯順脩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
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
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
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
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

自古然矣是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
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中動乎中思復其豫至
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
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
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不
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
之志

吳清寧文集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涇溪
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
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
一也涇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
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
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
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
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

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
獻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
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
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
盛浚六經之源益滂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
政事稱而其季第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詩與為政

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
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
也孚有之詩常出也讀常蘓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
之弦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常者
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
於朝有敬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
以簡淡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踈淡而
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

家襲富貴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常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子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常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

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謀而收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謀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寔猶無譜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

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子之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實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寔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于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曆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脩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族則又漢陽信侯三者政未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逆之功加銀青光祿大

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有勞績于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為近且我
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
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
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
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
脩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孝弟之
心淒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

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
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
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
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
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
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于有

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
過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
其法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
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
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
道德為虛說以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
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姦挾詐
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

亦委而從之歟抑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
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
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
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
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歟
夫何儒者之無益于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
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
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于已者

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
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貧暴之風改教之流必浩
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
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
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
能用耳勉哉粹衷無畫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
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
通鑑作綱目以正百世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
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
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
魯史不可復見 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
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
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
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

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

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孟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

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曆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棊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

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疲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

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
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
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
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傳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
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翰也楊中將刻
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
棧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傳若金字與礪熊
翰字敬與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
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
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
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
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
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
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

王鼎翁未之如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使^死之義又及履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十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劔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于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竒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
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
春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
可及竣事將還告子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
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所以為人
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
服夫子之教盡為入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
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譬之

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
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真孝子矣
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
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
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
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
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為聖人之
教所以為入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

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
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
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 子其
勉之秋八月六日揭侯斯序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
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
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審通夫子之

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
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
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
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
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
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為七十二第
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做古類宮侯載
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

告厥成而命侯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
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之尹時科舉廢十
有五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
不聞鷄犬聲陳侯大愬遂脩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
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
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 有三年而侯寔來當天
下
文明人復其業猶皇 日 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
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
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
上太守奉于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
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
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
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能去之廢
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隆汙以科舉
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
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

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庶慎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玄徽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鎮于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山而巖風氣嵒窳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罷輟者以民勞為解貪墨者以廩薄為辭講習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闕大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倡于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

石陽厓食功備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
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
先儒及賢守于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畢
又辟廟南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楹
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于廬陵
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
于有衆昔靖之鄙為群獠劫以自附者八百家餘數
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為

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
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主之也以其民俗
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虜而王共
不關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通周元公之里
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
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畊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
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

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
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
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
湘灌灘水合流其下蓋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
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
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嚮方哉廬州舒城長燮理

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
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
儒之所以為重而後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
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
山莊故基于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沒于寺者據山
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功作書
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
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

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麗竒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
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
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于廟遂立之師
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
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饑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
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
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于第一有弗若則父兄
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絕于長吏休_々焉方日以興

學為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携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
民得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
舒水始入于隨後并于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為
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為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
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為學其可得
乎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
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
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究其禮此非上之

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昇爾以賢長吏壹以詩書
禮義覺爾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傲其器設
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
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
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刑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
忠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祠于堂之北是役
也建始於天曆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
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
屬皆以竹後世埶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
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
惟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若窳將事者耻焉觀
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
領教事始白于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
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

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
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焉州太守命范陽
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俟斯文而志之
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
從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况世所寶三代彝鼎壘
筭尊卣之屬皆範銅為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
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
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為與彼皆欲為長久計

也皆欲為法於後世者也且觥不觥固非觥矣謂木
之觥為觥金之觥為非觥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
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
以古為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
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
之與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耻焉而議焉則敬
何由生禮何由行與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
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俟斯曰祭器者所

以交于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
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
其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句芒祝
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
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
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為萬世帝

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祠君鬼史
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
以三皇為醫家專門之禮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
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
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
廟諸大儒列祀西廡遂著為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
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
江左祥絲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

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
之故址而以舊學為三皇廟學壞橈者易之隘者闢
之漫漶缺漏者塗墜而黜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為屋
五十有二楹煥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
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
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
常制脩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
議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
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
失禮焉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
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
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
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為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腴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塢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
節之水溢則純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牖皆
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為雨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
徒以導閘淤塞崩墮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
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庶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

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
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徂私毋沮勢坦威惟宜適
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
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
極汶泗之源滯䟽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
即所署治文書庫冗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
予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願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
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群吏何所聽令鄉遂之

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共億之
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
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
寫材為堂于故署之西偏隅隙廓深周阿崇穹藻績
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
峻完前列吏舍於西廂次樹沼魏曹濮三役之肆於
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
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達高柳布陰周

垣繚城遐通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
於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
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
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
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
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
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為
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政一日不可

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傒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為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于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

地利材良工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群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往來稚耄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為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為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濂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于石夫東嶽魯望而廟于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推神之

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
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靡
屆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
子能之若夫脩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
心具官揭俟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自禪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
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

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容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
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
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弦誦
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
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
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
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
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

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
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
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
木子對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
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
寔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噐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
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
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

足為保家之嗣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漫何求
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為藏脩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
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為樂客有愛
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
一聽于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
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
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

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
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孽：死而後
已於是聖人始知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及及衆
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
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
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
吾安歸兮孔丘又誥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
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遂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

楚竒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
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云天曆二年六月九
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
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
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
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

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
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為
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
于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子女兄之夫陳君
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
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早愈疾
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
也兄弟三人皆隱于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伐杉

為三神像冠服形顏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
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為淨感淨應淨祐
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
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鍾
木主仁故為善不為惡為祥不為咎而能大庇斯民
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
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為無窮
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

其事焉嗚呼甬民其益務為善毋使見棄于神哉天
曆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迺
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而夕陰
宜木果而樹莢李梨栗南為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
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
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為林矣

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于亭之左
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
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
其所居以入于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
植也東池之外又為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
北為堂八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為堂六楹以
館賓客又北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
之葺又所以為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

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囂之吏不及于門田園山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故不嬰于懷子孫之教必敦必隆禮厚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關日坐亭上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脩其經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化以答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論乎清池之上雲山烟水交錯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弦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于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余記之為叙其說俾歸刻於亭之上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

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
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
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
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
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仔同知岷
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寔風槩天下在廣東
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祖不持一錢去吏
部闔通敏惠奉法循理為時良臣岷山好德尚義能

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
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
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
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
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
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
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亾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
百年大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于廬陵何

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
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
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
亂亡猶有愧于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為之準標乎不然何又出
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
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叔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

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
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
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
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
揚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
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繇太
常奉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于元

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塗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
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坑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
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西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
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于此以厭水
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
二年鎮民唐文壽旣倡義以啟其樓延祐改元王友
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

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
之石夫作于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
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
趙令則碑神為秦溫氏之媪渙於程溪得巨卵藏於
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秦之鱗角旣具乃放之江
媪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
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葬之程
之左蒞絳水之濱後有棄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

潮沙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
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為崇靈濟福妃五龍
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大
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于龍有功於天地
莫大于龍故其德配乾為鱗虫之長出入變化不可
測度媪非產龍徒以養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
死則為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
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

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
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摧崖裂石皆龍之能
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悌忠賊
仁害義自絕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
先生伯溫者攝象州守却饗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
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
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為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
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

福不為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
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
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
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大元勅賜脩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
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
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嚙大為民害有司歲

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
其下猶數百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
休息不役者三日 緡富屈於賞貧屈於力上下交
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萬緡毫髮出于民十九藏於
吏槩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
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
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斲之
石則役可罷民可獲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

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
私錢試以小堰堰城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
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
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
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
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
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于是徵工發徒以至
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

處分水之源也蓋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
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水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
都江堰少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
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三
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
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皂江江
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山為閘鷄臺臺有水則
尺為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

則則因乃書深洶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法
皆水所為也又東為雒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
東至三石洞醜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即入
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石三洞北
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
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
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口統
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

於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
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
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
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縱黃水千
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
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
五斗之水入于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
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

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
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
渠直流西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
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
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糊口豐潤千江
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
及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
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
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
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
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分麻為
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
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
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
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
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

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
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通其增脩而大其役
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
今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
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
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
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工畢
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

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于道省
臺勸功之檄不絕于吏所漑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
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
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
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
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
上兵功詔臣僕斯紀之于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
政九疇所叙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源也然所

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
溺之後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
本于農不先于水是謂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
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深
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安
於命而勇于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
在四川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利
置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以安其耕鑿及居臺端
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彈智竭
慮始終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
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
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一千有奇石之
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
半之鉄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賈以緡
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
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脩祭

祀若洵灘修堰之費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
其堰事嗚呼後之蒞此土者尚永鑒于茲勿怠其政
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
訟曰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為秦秦可忘
兮國有人何后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嗽載亂
石兮堰江濤堰无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
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為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
衣煒皇口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為汝詎知兮予所

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龜鼉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可
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
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菑此豈兮之
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川
蜀饒兮國之實千年萬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
職



